[illegible]

3487
1134

[illegible]貫[illegible]束
[illegible]貫[illegible]束
[illegible]曰三十[illegible]貫壹束
[illegible]貫[illegible]束
[illegible]貫叄束[illegible]伍[illegible]
[illegible]貫[illegible]束[illegible]
貫
合[illegible]貫又[illegible]拾捌又[illegible]肆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拾[illegible]貫[illegible]束[illegible]

Sale of Duplicates

正言論壬寅二月初五日次對時諸臣事疏 乙巳十二月二十五日

向者兇黨當朝惟以欺蔽擅恣為事至如王言之重而處分有無者有之可勝痛哉壬寅二月初五日次對時其時大臣以李重協等事依前判付舉行仰請則自上無發落而臺啓直以鞫問間姑停書出朝報史官則以筵中所記無發落書出舉條承旨稟啓請罪史官則以勿推為 教以勿煩書出為 批於是乎始判 上教之無發落矣臺啓允否何等重大而天威咫尺之地乃敢以無為有承旨又從而請罪直書史官上誣 聖旨下塗一世之耳目刑獄生殺惟

東246263

意所欲此宗渠革之能事而閑係非細不可以事在
既往而不問請其日入侍臺官及當該承旨並拿問
覈處
答曰雖或若蔽隔之弊豈不害為持大漏細之意也
請
還收掌令成震齡補外之辭
臣於昨日登對以成震齡補外還收事仰請而誠未
格天終靳一俞臣竊不勝憫然之至夫言路開閉國
家之興替係焉故優容諍臣乃人主之盛節斥逐言
者非盛世之美事今震齡之臨事進言乃其職耳若
其所執則大義所憂則國事言雖過中猶宜包容豈

可遂意於辭意之表謂之以深容責之以敢揣摧折
之譴罷之不小起雖乎氣象不佳聽聞皆惑不料當
聖明之世而乃有此　處分之失當也竊恐自此人
皆噤嘿雖有大事莫肯有為　殿下一言者豈不大
可懼哉區區一震岭進退固不足恤而其為貽累
聖德有妨言路則大矣請還收成震岭特遞及補外
之命
答曰成震齡之疏曰是則已曰非則收還之啓行而
擾而發非實爲未曉也
避嫌

今此成震齡斥補之舉宗是我 殿下臨御後初
過舉彼臣不勝憂慨之忱再昨請對未能回天昨又
陳請必以準請爲期者蓋出於古人匡救之義矣至
於召對時乃有補外黜收之 命此誠大聖人轉環
之美事在廷臣僚孰不欽歎而第臣於昨日批旨是
非之 敎竊有惶悚者矣天下之事必有是非則豈可
以言出臺疏而不辨是非一例假借耶夫震齡之疏
專爲討復大義而發也其所擬之過論者必出愛君
憂國之意則何嘗有一毫他意於其間而再昨 筵
中亦有是非之 敎 特遽未及強辨昨日 啓辭中所執

則大義所憂則國事去因他扶植震齡之意而初既
不能辨明未又爲未達言 聖教至於曰他所是收
之臣何所據而發而者此莫他臣識未格天之不見
字之致臣何可自以爲是而自暴於罔授耶
答曰勿爲 大司諫受道 至收之至誠乃臺體 言外 聖教何必爲嫌 李宜湖
論壬寅以對時入侍諸臣事再啓
向來凶黨之掩蔽擅弄不一其事而其 威顏咫尺
之地恣意欺誣未有如壬寅二月初五日次對時事也
若其同情締謀之人則必拿覈其時承旨臺官然後
方可現出故臣以拿覈仰請矣及見僉金之疏則奸

凶情跡自爾畢露無餘盖錫恒先以朴致遠等事依前
判付氷行陳白而無裴落及至持平金濰之傳啓讀
至致遠事錫恒及趙遠命李廷濟朴徵賓等同聲曰
其事既已允從矣濰乃停讀罷出後史草直以無裴落書
出金啓史草自相矛盾故承旨朴彙登不得已啓稟
而猶欲飾誤於史草乃敢請罪史官而 批答以勿
推勿煩書出為教於是乎始到 上教之無裴落矣
噫 聖教有無何等関係三司鞫問何等凡措而乃
敢以無裴落為依允衆口和付一辭矯誣其無君放
恣用意巧密之狀萬〻絶痛此而置之將何以戢姦

情而仲國法手錫恒則大律未勘徵賡則既以他罪
遠配今無可論請趙遠命李廷濟金濰朴彙登並命
極邊遠竄
答曰趙遠命等事昨觀諫臣之疏伊時而言不出聽
瑩承旨啓辭不過因注書欲明下教勸而爲之事也
至於朴彙登重理予亦知之此等之亟上知事察處
修之何猶而如是斷斷乎予豈所以爲過者指此等
事也
請還收成震齡還差之命
日昨成震齡還收之教出於 特教此誠大聖人轉

環之美事孰不欽歎而莽其遞差一款尚未蒙允還
則是 殿下包容之量猶未盡掀罪諫之名雖輕猶
存矣 殿下雖以開言路爲 教而豈不有歉於虛
受之 聖德又況慮乖激之 教臣未知震岭之疏
果能乖激而設有乖激之言寧激無諭僉議即然則
當此叔世委靡之日固當崇奬之不暇何可裁抑如
是耶請還收成震岭遞差之命
答曰成震齡事予亦爲言者而異收此爲人而今
此異收之極以悉萬事而已爲震齡論亦可矣而於
欽大作何言事事上狂且如此良可哀也

正言辭職疏 丙子五

伏以人臣事君之道莫大於討賊而一日不討則是臣子一日之罪二日不討則是臣子二日之罪臣之忝塵臺省亦已多日而數四請臺與是聯署齎啓一登文涅不過隨人起伏而已則此何足以感動 天聽亦安敢以臺諫自處耶顧臣言議巽軟見識鹵莽既未能上格君心下副職責以致小小論事而一并報聞則其不可洩忍苟冒也決矣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以靖私義不勝幸甚臣方丐免之不暇而猶有一端憂慨之忱終有所不能自已者輒此附

陳唯 聖明裁察焉洪惟我 殿下以天縱之姿當
傾否之會奸宄屏黜化理清明斯誠千載一時不易
得之盛際凡我大小臣民孰不懽欣皷舞庶幾復見
太平之休而 殿下之嗣服歲已再周而惟是討復
大義尚此不明他尚何說臣雖愚昧無所知識而其
於為 國討賊之誠不後於人故久欲沐浴陳請而
未果矣頃伏見 備忘記曰國之所以為國乃是是
與非之明也向以處分之後迄無明白 下教故朝
象因此委靡國人莫知乎是非此予之過為 教
大哉王言此誠大聖人善端開發處臣三復莊誦感

歎不已而勞天下之事皆有是非有是非則有刑賞
有刑賞則善者勸而惡者懲三代為治不過以是而
已 殿下以明是非為首而結之而蕩平不少槩論
於刑賞懲勸之道與臣所未曉者夫今日所爭即是
忠逆之辨則其不可混淆而傷平也明矣向者四大
臣之被禍 殿下以誣案為是則是逆也賜諡以忠
還卒致祭何可施之於逆臣如其不然其所殺身湛
宗為 國家也為 宗社也而鍛鍊之我殺之惟意
所欲著其精神所注只在於不敢言之地則其特主
事者非逆而何 殿下以被禍者為忠以獄案為誣

以非道為道者反受其害為 敎亦其於究道特甚
康可覷破無餘而其煅煉而我教者一不問古之今天
下安有如此義理如此是也耶今此諸賊之罪匪臣
言々已悉亦以 殿下之明聖宜無所不燭而尚如
是靳持者豈有於為未究洞然者而於是乎待詐者
而論之令 殿下以正法鏡㺚謂吾殲厥臣魁者而
鏡㺚即其鷹犬驅使者也泰齋遠竄々流風餘敲撼
々疏乃是鏡㺚々張本者鍔二疏以其所經出此疏
疏々後其禍心逆腸既已彰露[illegible]亦其為設計何
而不有鏡㺚為々先後倫烈相為表裏其所以嘗攘

謀危者亂不用極而辜負皇天　祖宗之默佑不得
售其計則錫恒光佐大張刑殺廣布機括凡可以護
聖躬者一併誅戮之必其無在頭日備忌而謂未
乃以鋒刃鴆毒蓋所以捷其非無其事者必此而
然猶不得售其計則泰僖乃於門生國老等說肆
然議之於　殿下發極之於者復然與鏡城兇逆之
言陰相和應以為發貽持之計蓋其兇腸逆肚一串貫
來危動我　殿下發持我　殿下首尾固結終始不
釋則為今日臣子者安得不沫血飲泣不欲與此賊
同共戴一天而　殿下之身非　殿下之所自有乃

祖宗社稷之身則已有犯於 殿下者非 殿下之
罪人乃 祖宗社稷之罪人 殿下亦安敢容私於
其間耶至若疏下平賊逆鏡既已伏法則便是已決
之案尤無可論而若以首從爲分則亦有所不然者
如眞儒彌夢之凶獰嬖慝反有浮於賊鏡而特以官
秩爲次尔鏡既伏法而尚使此賊輩偃息於覆載之
間則其爲失刑孰大於此耶惟其如是也故義理欲
明而旋晦亮逆始懼而反肆捏誣之言疑亂之計將
無所不至可勝痛哉惜乎 殿下若於即祚之初誕
降明旨播告中外如元祐之初詔使亮逆輩擅弄

情節昭不可掩則泰億輩兇悖之說安敢發於人臣之口前春處分之時廓揮乾斷明正其罪如 肅廟之庚申處分使兇徒伏法倫綱復正則德鄰等不道之語豈可登諸章奏之間耶今則事機稍緩人心易惑必須大變動大振肅使忠逆是非明如日星討復大義嚴如鈇鉞然後 君誣可雪國是可定人心可服而今乃一向相持了無處分須所謂明是非之教亦徒空言而已則是將討復之義不行矣討復之義不行則是忠逆之辨不明矣忠逆之卞不明則是四大臣之死生不分明矣四大臣之死生不分明則

君涖何以得雪國恥何以得定人心何以得鎮撫耶
嘉延獄鍛鍊 殿下所知鋒刃慘毒 殿下所知倫
烈鏡府之變 殿下而目見貂持亮𢭃之說 殿下
而耳聽而使如許亮逆輩息偃自在則國恥不但擧一
世而莫曉 殿下之處分後之議者將以爲何如耶今
臣所陳只欲使 殿下處分嚴正而國恥明白示
辭於天下後世而已不審 殿下予何甚難於其下
而直爲此耶臣於大臣去就人必以勉府之辛
尔救卜之輕遂爲恍然而臣意則將不然大臣既有
所執決以去就則不得已勉副有何難 國事岌

業廊廟空虛則不拘例救卜亦何所妨而第臣所聞
辭者大臣所執則大義所爭則國是 殿下亦何嘗
不執此大義不知此國是而頃日 批旨中異志之
教臣不敢知 聖意何居而與大臣之志不同 聖
教又曰予亦有所執臣不能知 殿下所執何事而
與大臣所執不同耶大臣所執苟其非也則不唯不
可與同明言顯斥而罪之可也苟其是也則葛藟之
言聖人亦擇況於誠心體國休戚與同之大臣而不
可用其言耶且其所言非大臣之所獨言乃是為今
日臣子去所同執之心而撐天地亘萬古所不可無之

義理亦 殿下雖有一二未當於心者固當開心見誠与之商確以思所以彰明此義理之道而於議審慎而持難終乃堅執而不許以至於決其去就而不恤也一大臣去就雖不足恤其於義理之不明國賊之未討何哉臣恐若此不已則其為害不止於頃日備忘所云朝象委靡國人莫知守是非而已將至於三綱淪而九法斁亂臣賊子無所懲畏矣言念及此寧不痛心乎今 國事之叢脞民生之困瘁誠亦可謂急矣而國所以為國君所以為民者何莫不由此義理君德之修 聖學之講何亦莫先於明

此義理故此臣所以不揆僭妄剖瀝肝血以感回
天聽為期者只在此討復一節矣伏願　殿下更加
思量以臣所言為是則斷然行之若少留難為不是
則亦宜斥黜言者自臣身始毋徒使上下相持人心
抑菀唯　殿下命之耶伏見憲長疏批以成震齡遂
差遣收事及下未安之　教臣竊不勝悚惑之至臣
之救震齡識為之矣夫震齡以言獲罪則救震齡者
所以開言路也言路關於　聖德則開言路者所以
為　殿下也及復細究何嘗有為震齡之事而　聖
教之不遑至於如此尤增惶惑臣方以此引罪則其

體凡所啓論而臺諫之設言在匡救凡事苟可論者可

以爲拂爲雖而或不得止人主亦安可以事不當言

號令寢之耶臣新入臺地不能伸大義因一微事徐

被　竊恐其在於義道理宜即詣臺自劾而賤疾適

甚不能自力臣危恥罪伏乞亟削臣職以爲無言者之

戒事

答曰省疏具悉　疏陳已悉於諸臣疏批及筵奏

矣更何多誥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請竄論啓趙氏臺諫啓

向來鋒刃之條即是前古所無綱常搢紳摘以爲不

是拷訊竄謫之禍至及於無告婦人可勝痛哉故忠翼公趙泰采之女論死之事即其冤甚巧慘者也初以蕩人壁畫粧撰為諺末又誣之以咀呪舅家百計鍛鍊終無摸捉則至令殺一女子萬死投竄於絶海蛇魑之地噫咀呪舅家是何等罪名而白地做出橫加無辜欲售其必殺乃已之計者誠可謂巧且慘矣其舅封章盛稱孝敬金東弼之疏申辨無餘則其所論死自服誣因如此憯毒之類不可以事在既往置而不論請前後論死之人並命遂竄

答曰勿煩 其日夜對特命首叢人遠竄匪人削黜

蘇撫

臣以趙氏論臺官事有所論劾而其用意指罪極
其憯毒故前後論臣之人並請遠竄矣臣對
時曰 上旨召裁人遠竄表啓人削黜之命則臣之
擬律乖當已不勝其惶悚而及去政院之考出日記
也趙氏為配之臣所臣啓 允其後臺官以趙氏之不
即赴配肆行陰謀等語又添罪目至有其非知情者
移臣捕廳之臣若其搆捏則此所臣尤酷而既5一
臣連臣有異則此雖出於事在往日未能照檢之致
而參事不審之失在所難免行下一剖仍冒弄出仕更宣

李之任徵夏受臺（避姪）跋中所論大體明正 無出之〻苟何可為姪出仕

答曰凡其堂閣上處置臺立落必須秉公而後方可謂之

公議而近來受臺則不顧翁之是与世意合時議則

此臺立科此等受置乎不欲觀李之任徵夏進者

避姪

臣本以疎迹忝居言地今已累月而曾無一言之裨

補心常愧懼若無所容即因李之任徵夏之引避冒

當受置而觀其跋避大意蓋痛向來李亮摘巖 先

大王至仁盛德悠紆含臆濁亂朝廷其所以斥論罪

狀者亦欲闡明 先大王聖德則其心實出於為

先王也其言亦足以明大義也翁翁氣截直袁論深緻
故臣果採取公議置之立科矣今 殿下不顧辭之
是非爲 及至有臣身徵夏之命臣移是竊不勝瞿
然惶悚繼之以夏夏彰也臣未知徵夏之言有何不是
處而摧折若是耶 近來 聖上之所以處分者一向
寬緩故臣意寔未務以婉媚依情爲事以致大義之
不得彰明此宗世道之所深慮也 殿下既不能崇
用其言乃反强拂公議顛倒立落至於如此自今
殿下之朝將無直言之士臣竊爲 聖明惜也雖
然臣既被不欲觀之 聖教更何顏面冒處於臺臣

乙亥直

乙亥置諸出兇探公議　聖若毒安何必爲極　执義李濡章ゎし

持平辭疏

伏以臣於言地自量已審矣如臣庸碌本不合言議之任目今時勢非大人無以格君則揆以古人量而後入之義唯宜早自辭避以免溺職之罪而臣始不自度冒昧承當妄以爲誠意所到　天聽可回首尾盤礴殆閱數朔謄傳之　啓掇拾之疏雖不足以槪聖意若其區區血忱寔出於爲　國討賊則其言不用之日即臣自處之所而尚且濡忍未能便決卒至於任徵夏之處置而　批旨截峻處分顚倒此皆臣

持身自輕處義無據並其所論而不能見信於　君
父之致尚誰尤哉臣雖無足之言其壞臺閣則極矣此
臣所以自甘違羅屏伏鄉廬以爲訟愆息補之計矣
不意懇叙特降繼有栢府新　命馹召遠辱促臣上
來入咒不稱姑舍勿論不審　殿下何所取臣而乃
有此[illegible][illegible]謬　恩耶臣誠聞　命震駴莫省攸處夫
人臣事君廉義爲重頃臣所遭非比尋常不可以時
月之稍間　聖度之寬容有所自恕而抗顏復冒也
明矣其後處分轉益層激特遆之不足加之以竄配
其所逭救者亦皆擯斥之臣之情地一倍危蹙進退

一節已無可言而誠不料日月之過乃至於此矣

殿下既知徵夏之斷無他膓特以乖澈而乃與善行

單同罪區區一徵夏雖不足恤臣不敢知　殿下處

分終始如是而將何以明此大義於天下後世耶臣

方以此引罪不暇則臣之此言亦知不敢而猶如是

眷眷者誠以一端憂愛之忱有不能自已者而然矣尤

增死罪尤增死罪臣以不才晩竊科第廁迹臺端出

入禁闥豈非臣至願極榮而事有違心誠未見孚到

今所惡有甚於所欲故寧自陷於逋慢之誅而不敢

為趍承之計者誠亦出於萬不獲已則臣之情勢可

謂窮隘矣茲不得不封章縣道悉暴危懇伏乞 聖
慈俯賜諒察並許鐫削仍命選部永刊朝籍俾臣退
守田里涵泳 聖德不勝萬幸

臣言辭疏

伏以臣之罪冒之狀已悉於縣道之疏而未蒙 恩
臣再籲並階頌所以黽勉赴 召者只為控免之計而
情寔未暴 嚴召遝降不得已冒犯違逋速罰是俟
不意例罷未幾 恩敘亟降繼又有徽垣之 命此
臣前所僨敗之地聞 命震駴益不知置身之所臣雖
無似亦粗知廉義一節今頃臣處置一款終有所不

可復冒者矣不欲觀之　聖教請出人々特進宗是曾
而睪有之事則今何可以時月之稍間　聖度々寬
容有所自出而抗顏復冒以重貽臺閣之羞哉々於
並闢之下不敢唯違灌且來諭而延之人天陛來由
入啟臣尤死罪伏乞　聖明亟賜鐫削先治臣前後
慢命之罪仍　命選部勿復檢擧不勝幸甚今臣情
迹不可以臺閣自居則宜不敢有所論列而臣於近
事有一二憂慨者略此附陳唯　聖明澄省焉今日
之為　殿下臺閣者誠難矣合啓大論則視如文具
依例賜答如文簿之例題稍或生出意見語涉緊要

則振謂之新奇務勝遣罰隨之 廟庭黜辱此實不
易之定論則其所發啓行時不可而適當 太廟還安
之日此可謂正當其時臣未知 批旨中不先示後
之旨何所指而發耶至若遇臣事是 殿下之大過
舉豈有斬人於市而朝廷不與聞者耶臣未知其罪
狀之如何如而謂之梟示則是即軍律非所當也不
然則王府當如法奉行有何作急底事而直令承旨
替行刑官之事乎且於 筵中既以三司之不即論
啓為非則其後昌頎宦人之啓猶可及按問而何至
令不從耶許錫之疏或慮堤防之弛竊附箴規之義

則沒其言有未當者固當假借優容以恢言路而不
少徐究處加疑怒乃有此過中之舉許錫一人雖不
足恤顧其職則言官而一言觸忤遽差之不足加之
以削黜尤所駭訝者於其引對之時乃有讀疏之舉云
誠有是事則君臣否失矣而 殿下之過大矣錫之
奉令讀疏已不如董宣之强項不服則此足以致
君上之慢侮而罷往 殿下之使之讀之者已有侮
人求過底意則此豈誠信待下之道其後叱斥殆同
奴隸則 大聖人辭氣尤豈當如是耶臣竊爲 聖
明惜此舉措也噫風霜之餘士氣消沮噤默成風謇

謂未聞今雖日賞諫者導之使言尚有不可撓回之
靈　殿下之即祚幾年臺諫進言者幾人而其所聽
受不過是循例陳戒徵細彈駁而已一有不如意者
始則施之縱為罵詈　嚴旨頻繁竄黜相繼孰皆為
殿下輕死生冒鈇鉞進無益之言而取必至之禍
哉惟其如是也故討復大義也而未伸焉　廟亭重
典也而未正焉矛旨之監刑臺臣之瀆疏是前古所無
之事而未能匡救焉今日朝廷不可謂有臺閣之臣
退至此不已則一國上下舉將以言為諱縱至亡國
而後已豈不大可懼哉向臣所謂為臺閣之雜者正

謂此也而今使臣雖無情勢之難安(有)可以冒出者
殿下之待臺閣只如此則亦不過(爲)蓋用之一臺諫如是
而名爲諫官揚揚呼唱臣雖夜夢亦所自恥(臣所以)臣實緘
口結舌循巡退步絶不能承當(者)雖抂猶如是春春
者此在 殿下一轉移間其可從者從之可改者改之
猶可按問者按問之猶可收還者收還之使日月之
更人皆仰之則豈不增有光於 聖德(而)大有裨於世
道耶臣以微末不量時勢頓一陳蹤既犯來信而諫
久又妄發難免再犯之刑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仗
顧 聖明也其僭而察其愚焉

答曰省跡具悉既往之事何必爲嫌遇臣事已下備忘而許錫事日日非處分不過爲世道矣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正言辭職疏 丁未三月十日

伏以臣以駑材以猥蒙洪造前後所叨罔非踰分而凡可以筋力趨供者則毋論職事之輕重不擇大分有命輒趍爲一分報效之計者即臣素所自期而唯此見帶之官於宦職以言事君乃其職亦臣之忝叨亦已累矣而識慮淺薄言務拙訥初既不能盡格君心闡明大義驅駕道路隆崇其方宗亦臣義而不

敕故每有　除命輒事撝推終不能為承應之計者
善以此耳今者　除旨適因署經与　牌旨似降
皇壇親祀又是一初之盛舉故他不暇顧黽勉冒出
者不過粗伸分義而已豈有因仍蹲冒之意而家又
有拘忌之疾明日動　駕不可進參於陪遊之列茲
不得不爲旨於外陳章控瀝伏乞亟許鐫遞以請私義
焉臣於兄弟之事不宜贅陳他說而目見近事有一
二可言者略比附陳唯　聖明裁察焉臣竊伏念人
君之動作有常王家之典禮有序其不可不愼也明
矣今此私廟　展拜之舉出於至情則時時展省未

為不可而季春、禀定雖出於隆赦之義儀曹舉行
歲以為常終有所未安臣以為今後則勿閑儀曹情
且則行於當展拜之時別為 下敎而行之恐合事
宜唯 聖明酌處焉近来臺体不尊俗習不美人之
遭彈者輒以反詈為事此豈非可駭之甚者耶頃日
蔡膺福之疏侵言者見非公議畧示規警而至今物
情猶以為罰輕今者成大烈反攻之疏又其一套而
其所下語多不擇發臣未知本事是非之果如何而
苟有可辨則唯當付之公議而已豈以被駁之人而
乃反詆斥言者若是其肆然耶其為辱 朝廷而蓋

搢紳大矣臣謂兩臣並宜斥罷以警其後焉生民休
戚係於守令是不可人〻而濫授擇差之　聖教每
勤於政席而猥雜並進混淆日甚識者之寒心固已
久矣渭原郡守金昌恭即閑西駔儈寸進南邑於授
本郡高敞縣監林時華即江上塩販徒籍承　傳濫
叨見任題目之下物情大駭方其未赴之時人多云
〻而苟且彌縫汲〻赴任如此冗雜之輩決不可置
之字牧之任並宜刋汰以清仕路海南縣監尚壽昌
近日縣監朴受倫門地履歷俱不合於邑宰故本院
署經今已再枳則公議可見而特以三次之未經尚

未出代遠邑夫馬之留滯其弊不貲亦宜一併改正即出其代使之催促發送馬堂后為職即是初程索遂而近来注擬多不慎簡前假注書洪聖佐處地既甚卑微且是豢胥之婿則其不可為堂后也決矣而如此之類初不審察至擬於不當擬之望殊乖慎擇之義當該承旨注書宜有警責之道而此後則申飭喉院另加掄選毋至混淆焉
荅曰省疏具悉噫人子之情無貴無賤曰貴而忘其親乎故雖卒人對人子不敢言父母之事恐傷其心也予於私親凡諸等事務從節約而今番定式可見

隆殺之意則為臣子者豈敢援說而傷君父之心乎
且曾咸明史曰鵲巢之事念朝臣思親之心則此亦絜
矩之一道也於上於下其義同然別教與定式王教
一也年冬批旨略諭予意而又聞此等之語爾雖易
言予心若何噫一年一度拜乎筵几如生之心為乎
否乎此皆由於予之未能以孝率羣下之過也而良
亦駭也蔡膺福成大烈事爾言是矣依施而四邑守
令事予則嘗以謂擇人之門地莫如擇能否矣當該
承旨注書推考焉爾其勿辭察職

辭修撰疏

伏以臣一室疎無用人自少攻業尋摘惟事最晚俾
科役倆以此則免係使臣之猶以頭緒未摩也臣學
堪當前後臺地之累事撕捱者亦非專出於情地之
不安而已今辭彼職之命真所謂千不近萬不似者
古人以此比之登瀛而雖以常時之國已稱之為
清朝之榮選非人之所可得以忝竊況今義理不明
天討尚稽其所以朝夕啓沃感回 天發使 聖斷
昭而國是定以至政令施措無一不出於正當者何
莫非經幄輔導之責而其為任顧豈不尤重且雜而
此豈如臣謏聞蔑識詞學俱乏者所可猥側者耶不

惟臣之私義惶蹙不敢冒承在 聖朝掄選之道不
問才分之如何惟以充位為事而其於辱名器亦著
當世何哉且臣於頃日妄陳一疏 批旨截有非
人臣所敢仰者其後乃除未及有 召輒進益未於
悚蹙候罪之意則雖留滯屏處殘固不宜出而應 命
況此所叨之次不可勝當者耶臣踈於言此敢僭
拜為不可只陳儀書逕歸宮之為未安則此何至
為臣子亦敢提說之端而致勤 寵命至於如此
莫非臣平日言議未能孚臣所出於愛君之誠而
乃反未究傷君上之心至何不能以孝事親而為 人臣

償出羅名將安而啣戫矣不可堪承如上所陳而
且其韋花合置大何以昨日違 豈實出於万不獲
已焉 曰月之明猶未偏諒視以締讓郵斬例於臣
之情勢可謂窮且隘矣乞於薦 從之下不能出違時
幽素縮焉反復思惟万無承 命之勢茲敢陳疏控
籲自外徑退俟死罪云云

修撰辭疏 己酉冬 除修撰 進 縮江外修疏 未
及上以在外見遞

伏以天禍我邦 聖嗣禮陟日月迅邁練事奄迫
伏惟 聖情上慈悲慟益切臣以宮僚末屬亦嘗厠
侍書筵而恭制將閱万事靡逮觕陳攉裂自不覺五

情之崩潰仍念臣事君無狀負罪甚重杜門省愆分
甘為 聖世之棄物矣不自意 聖度曠蕩恩數府
越至以臣復齒於館職之末除目遠辱關召陡降此
豈釁累賤臣所可得者耶臣誠惶隕惑惕不知所措
臣之頃年所遭門事諸臣既已備陳則伏想 聖明
或有以俯察而第臣素無樹立又乏骨鯁矜既不能
務積誠意感動 天聽未又未得竭誠盡言開悟
聖心致令既定之處分復撓在死之兇悖得生其所
以累 聖德而禍 國家者必是臣罪則臣雖萬戮
無以自贖況伏聞其後 聖教無非人臣之極罪分

甚不可以苟脩為幸而復入脩門也次矣而縣跡有
慙隊暴著蹤跡不得名冒昧入城已被優命々誅仍
乘發班無為伸情之計而進退一步已覺可從矣伏
乞亟削臣職以正其罪焉臣方陳章請達不敢以常
戒者自居則凡係時政宜不敢有所乘時而適會遇
突兆之々辰凡民正康必可以言則苟有可言者不
可以情迹為嫌形將所懷夏吹去輸臣附疏唯 聖明
陰岩為噫法古先違何代無之而豈有如昨年發氣
者耶觀其還稱排布內外和應之狀 國之不已幸
是意若皇天 祖宗眷顧之意然後臣竊戒我 嚴

下以有所大作為所以 威山之明雪其所仰示
者必當大肆創大变動將有以興其振気以新令
群命者凡我臣系舉以延頸想望幸幾後見太平之
休而一自平気以後君臣上下唯所因循苟且為務
至於忠逆義理 國家安危之所関係者皆并擧論之
事及至頂日関閲之擧出於意外而甚所 变分不
過然四大臣伸寛之分薄而已則是何足以副皇天
祖宗警戒之意聽臣等想望太平之心耶臣於此尤
不勝抑欝而更欲也唯後四大臣之伸寛即士福件
一件事而蓋其関係所忠也逆也 君諱也 國是也得

多義理少在於此故及其遂事之後專外誅臣之心
以生讒毀之者甚多其迹而合此　受命出兆斑駁
田臣伸寛与否此據毋論向所云得多義理將不得
盡伸矣臣願　聖上少除左右之雜雖大體是觀焉
令臣以田大臣論之同心協力同氣一手則不可施
引他事分而為二況其所圖係吾多得多義理不可
不盡伸者耶　伊日逮臣之執此事欲為日後藉口之
計者乃其本意然矣而猶情乎　聖上何所不察而
一雜其所為耶意者　聖上必有所動而然矣　前
席秘說固非在明之道所可与中而哉云以彼進

是々說有所違背以至於此云當如是作然者　或
亦未入其說而為之也　更不然焉凡人之伸冤與其
只視其人之有罪無罪而已苟其有罪也則雖舉一
邊人而共棄之不伸可也苟其無罪也則雖舉一邑
人而盡出之伸之可也顧何所顧藉於其間而有所
避邪既蘇氏義理殊然明甚而　或云之為此不得
已之舉者蓋亦有由矣噫　或云之所嘗深惡者專在
於黨論而攻黨論者無過於荊乎坡　或云之欲為荊
乎君言未嘗不好而第其在下之導事者外借其名
陰濟其私其所為與反與荊乎相反坡又其攻示者

急於鶬非吾与其蕩平而作之所宜乎 敬以疑於
道論而不入其說矣 敬以蕩蕩平平為於毋
偏好其名而務得其實焉何所遵之好之惡忠邪
唯以破朋黨為主此澤庵紹聖之事而朱文公与
留正書詳言之 敬以誠取而覽之所可知矣 何謂
務得其實洪範皇極章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先儒
釋之曰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
見於事也則曰己私三字乃是蕩平之宗旨而作

爾公近日擧措与漢唐紹聖事相近而与洪範不相類
耶我 爾公英睿過人閲悉功多明然而不察紹
然而不用則其於天理人欲之分陰陽向背之勢豈有所
不知之理而特以性之不學先著於中循習良病在
右窒礙也 爾公好惡至於反常王道不得正直則
豈不与前年宗旨大相逕庭耶臣請悉數而詳之爲
已也 受命之日忠逆既分義理將明則不待勸懲而
秉義而趨正者有之畏罪而自新者有之則此無負於
乎之不幾會而 爾公於刑賞之際無所遠慮爲之主
人臣之罪莫大於逆而逆於 爾公者則不能顯然

加誅戮誅〻而不能正其罪名人臣之節莫尚於忠
而忠於〻　陛下者則未能顯然褒揚哉褒〻而未能
明其本事以義理不明　國是未定亮道因是而生心則
陛下於上猶是遠嫌之未至也乃有下未盡分而其
患於忠者盡黜之患於逆者盡用之並與忠逆之辨
而一併發換之於是焉亮逆益肆無所顧忌以至於
戊申發〻作而亮逆之根本脈絡盡露無餘則天討
所加將無所不至故其臭味相同之類多自懷怪哉退
縮而欽望哉革面而向化爭先於征討之論以後於
趨附之道義理所在舉將藐然不與又為平〻一大

機矣而　殿下狃於前而見牽於邪議刑賞迭勅之方
一併捉閙於一邊雖以蕩平混合爲務或互舉而殊
稍引以而捷大以至有彼逆此逆之議而義理轉益
晦塞矣向所謂觀望而向化者乃反顧然亦庶以義
理爲進退者無舉以引義自靖而亮逆之漏網而假息
無隱然有乘時伺釁之勢民心之維系而撓攘者驟
然有反顧危疑之慮則　國勢之孤危誠有將傳者矣
於是爲蕩平之議曰盡以至有頃曰舉揭而乃其
處分止此而臣知　殿下所言爲無不過是蕩平之
名而未得其實矣惜乎　殿下既失其難得之二機

無則事勢道理雖有難易之別而 要之悔悟之日
亦不棧無則唯當奮發振刷痛革前非必思所以明
義理之道而窮瞷所以 處置者俗庄是臣誠之應
視爲若其義理之未明及有甚於乙巳則又安能早
曉處悉及有甚於戊申者耶雖然頃日 筵話中碍逼
等教是前所未有之 教則向之以聯劍代理爲逢
者舉以屈首畏服無所有畏縮以至擢蓮鏡而緩賊
黨者亦且無勢自歸而中外之間 聖教者無不欽
仰贊歎曰自此義理庶有可伸之道以此觀之 要
下之處分嚴正而義理伸則其所以畏服而欽感

者豈止無而已哉臣所以毋徒好其名而務得其實
者蓋以此也今 殿下先將拇之一字分兩段則
其所謂忠也達也君徑也 闃是也許多義理並當不
瞭明而自明矣然後又將克困二字句當人念頭而
以可誅可褒可黜可除者唯義理是視而不回前平
之道以之於朝廷唯從克存之條息而伺乎其上將
於其好尚莫而視觀於心之撓擾而惑疑其上而庭
定於前之平之中豈不休哉

修撰辭疏 辛亥

伏以 邦國荐禍日月逕邁 聖嗣之禮將條已四

載而 敬徽殊祥事奄過 長陵之璽禮告訖伏惟
聖上孺愛之情痛慕之懷 聿益靡極臣於追念隨至今
罙切臣事君無狀負罪甚重一自出城以來不敢自
比於人屛伏荒野分甘爲 聖世之棄物矣不自意
聖度天大無物不容至以臣復忝臺館職之來 除台
遠辱關召繼降此豈纍累賤臣所可得者耶臣聞命
驚惶五情震越誠不知冒昧之所也臣之當初所坐
同事諸臣既已備陳而 伏想 聖明有以俯諒則臣
不必復事辭暴以益甚罪而第其負犯非比尋常其
不可以 聖恩之曠蕩有所自安而晏然復冒也次

矣且臣狂戇之性根於秉彝向所以不量時勢敢冒
鈇鉞必欲討賊而後已者誠亦可謂愚且妄矣亦幸
蒙聖上眷顧之仁非徒不加律罰旋示譴責今又
不念舊愆復賜假借致令久廢之蹤得以箴國於
大化之中臣之踵頂毛髮莫非造化臣是何人豈不懷
惠於 天地父母之恩而素執之質不能隨時而變
見明之地又是前日所憤則臣雖欲感戴榮寵以
取為容亦有不可自得者矣 柳下惠有言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如使臣貪得患失改其常度則
不但臣心之自愧 殿下亦安所用臣爲守其初心

終非不渝則早脫顛沛勢所必至臣之一身利害非所
敢恤而或退有貸於 寬貸之恩此臣所以徊徨跳
踖不敢爲進身之計乃敢以縣道陳懇冀蒙 恩遞
伏乞 聖慈俯賜矜諒亟許鐫免俾得退守田里涵
泳 聖德不勝幸甚臣方治疏將封之際伏聞大司
憲趙觀彬因其陳疏有絶島定配之 命言官之以
言獲罪元非 聖世之美事如觀彬者設有可罷之
事其在十世宥之之義固當寬而宥之又其所言不
過以憲府叢積直陳無隱而疾痛痛之辭出於直戇憤則
言或有激在 聖世當容而今者 處分至於如此臣竊

不勝憂悶之悃不敢以情迹爲拘而略此附陳伏願
殿下少霽威怒亟恢包容庶於寬大之朝無有罪
諫之累焉

再辭疏 辛未冬

伏以臣負罪甚重 恩至渥蕩滌於積釁之餘收
召於久錮之中臣雖愚昧亦有知識則豈不知 恩
命之爲感違傲之爲罪而誠以臣之情地終有所不可
冒進者縣道控免盖出於萬不獲已而急於訟罪語
欠剔白不唯附陳匡救之言未蒙開可並與原疏引
咎之請而一例見格臣於是尤不勝其惶隕悚悶靡

許容措而畢度催促之下無計趨承頃日起居之班
亦未進俟臣尤先罪臣尤死罪　經幄近密固非渾
纖賤臣在鄉處茀伏乞並削臣職仍治臣前後慢
命之罪以肅朝綱爲臣既不敢以茀職者自居則不
宜攙及他事而其有關於　國家者亦不能以情迹
自疎乃於情遣之章略貢憂愛之忱唯　聖明垂察
焉嗚呼從古亂賊何代無之而豈有如戊申亮逆者
也其根深其本固其謀　上至亮其惑衆至憯觀其
排布和應之狀　國之不亡幸耳實賴皇天眷顧之
厚　祖宗積累之仁妖腰亂領自速其誅鋤其遺亮

餘毒愈往愈酷迫而為必雄之刀鋒而為邪黨之丹
甚而為計終無所不至則為今日急務者唯當以窮
懲討明義理為主使奸黨永折國是大定尚患其根本
之未能盡拔誑惑之未能盡破而一自蕩平之論作
而忠逆混淆義理汨亂須臾 備忠中國人終莫知
乎是非者於是乎益甚而其為壞人心而禍 國家
者大矣不審 殿下既以為戒而乃反此而為姑息哉
噫朋黨之禍固古今之通患而破朋黨者莫如蕩平
則以 殿下天地好生之德河海並容之量其必欲破
朋黨而做蕩平者其意豈不甚盛而第未得其要下

而以与導成者又不善奉行其為效乃反与蕩平相
反故前後攻斥者甚於猶地豈与蕩平不斥之則宜乎
哉 殿下之疑於蕩論而不入其說矣臣願 殿下
善果以蕩平為務則毋徒好其名而務得其實為行
謂之徒好其名不察忠邪惟以破朋黨為主此漢唐
以聖之已事朱文公与留正書詳言之 殿下試取
而覽之則可知矣何謂之務得其實洪範皇極章曰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先儒釋之曰偏陂好惡己私之

生於心也偏並及側己私之見於事也則去己私之
字乃是莠乎之宗而何 殿下近日舉措與漢唐
紹聖事相近而與洪範不相類耶今我 殿下英睿
過人閱歷既多智無所不周明無所不照而其於天
理人欲之雜陰陽向背之勢宜無所不察而特以嫌
之一字先著於中無即私也觸處處左右窒礙之
殿下之政令施措未能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以
言乎堯舜則皐陶之告舜曰天命天討者以示人君
之不敢自專而 殿下則不然雖係忠逆之大而硬
加扶抑忠於 殿下者乃忠於 宗社與賣國人之

耶其懸而視之若一己之私患則心知其寃而尚不
失伸爲逆於　殿下者乃逆於　宗社此實王法之
所雖寃而視之若一己之私逆則心知其惡而猶且
掩覆焉以至於黜陟懲勸之方亦多隨類而乖舛則
是果合於奉三無私以賂之義耶以言乎用人則孔
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　殿下則不能則
强作其好惡未乃徒之以務勝其所任用率多貪墨
之人便佞之徒其所斥退舉皆守正之士戇樸之類
而磨之以爵祿制之以威罰不唯苞苴之盈室欲丈
荃蕙而皆化則是果合於　聖人舉措之道耶以言乎聽

言則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殿下則不能惟以爲合
雷同爲準得乖戾規徑疑其崖異意在承奉極示以嘉
獎忤順之間禍福立懸故巧於自謀者善其修飾有
以自蓋其形迹勇於爲忠者恃其直道間或進言
而獲譴則豈果合於聖王聽納之道耶惟其如是也
故在下而奉行者不過以揣摩迎合之心行苟且姑
息之計其所以導成爲平者一則曰付之先天一則
曰打破泪董將女義理爲能乾坤長夜則其於亮寅
可謂韋矣而獨奈其道何獨奈 宗社何朱子所謂

國家億万斯年之業矣漢乃為国家之計者不幸近
之矣北藉今今日之蕩平得如其所欲為者從前芑目
依舊自如而又添出一別道則殆所謂二与一為三
者也其所以破之者乃所以添之而若其偏陂偏道
尤有甚焉則烏在乎蕩平之意耶雖然 殿下畀之
以大權責之以專任故勢利所凑自然成道而自中
諭之太半是溪面胡腸則若其士類之黽勉強仕者
豈肯混入於同流合污之中耶畢竟無成其亦自知
而猶且動引[illegible]皇祖勸以勿撓以為固寵保位之計
而 殿下徒見其注擬之參錯班聯之相雜裏面機關

多所不察真若可以有為而唯以缺事為務則臣知
陛下之所好者亦不過是蕩平之名而未得其要
百殿下於夜氣清明之際試以臣疏而陳乎心徐
究則其必有聽然于中者臣不能知 陛下之心果
能如日方中無一毫蔽礙之私乎在下而奉行者果
能至誠體國無所挾雜乎今所謂蕩平者果合於皇極
蕩平之道乎若以如此則治臣妄言之罪甚或不然
則陛下亦何必徒事於反宗之虛名而不求其實耶
此臣所以毋徒好其名而務得其實者也 陛下必
欲得其實則先將無之二字一刀兩段則魑魅莫逃

於焉因時容光必照於覆盆然後又將芭用二字句置
念頭然而以可誅可褒可黜可陟者雖義理是視則
皇極蕩々平自在其中王道正直必無偏黨反側之患
又其在下而奉行者亦能精白一心引君當道以義
理大明國是大同則其將舉一世而願趨於下風尚
何可論於臭味形迹之同與不同耶是不但蕩平々
道行々於朝廷人心悅服　國勢奠安向所云奸萌
遂斷亦以消融於蕩々平々之中豈不休哉豈不休哉
臣屏伏田野不知忌諱伏見　聖上之本意甚盛而
臣無有開導者竊不勝區々微忠之誠不揆僭妄罄

竭愚衷伏願 殿下不以人廢言則臣也幸甚 宗

社幸甚

懇納辭疏

臣之負罪廣謗今已十數年矣杜門訟愆自分爲

聖世之棄物矣昨年春坊 除命忽下於千萬夢想

之外而適値師傅相見之禮收息於近顏之識他不

瑕顧冒沒出肅仰瞻 峻顏之儀志願畢矣而第臣

負犯則其不可以當緣侍會幽恩爲留也決矣 此臣所以

自出於入甘自陷於逋慢之科其後 除命不例違

罹去盡以出也而候罰不遠一不捷疏 衷情未暴悚

戴罪深今臣納言之命又下於中羅於叙々餘 除
旨頻繁恩數屢越臣誠惶隕害驟自不覺五情之失
守也臣之須年一蹴霄出於夏憂之恍而不畏時勢
妄觸忌諱人言之來臣亦自知而後又伏聞 筵中
累勸 疏後前席語秘雖未得其詳神既篤勸於衆
惡之中來乃追論於事過之後誅罰不加誨責備至
以至於不念在懲後加周用雖慈父迷子之治天地
生成之澤何以加此臣雖無状亦有知識則生名知
荷隆之恩錯殺之叔非臣靡粉所可謝報而常念人
臣事君言議為重今臣則了言脫口為世大僇言責

論愚臣無可論而年且衰邁蒲質先結心力奔趨上
從其理則臣雖欲感戴　恩榮張顏冒此寵眷無可以
藉手而為辭矣此臣所以退守愚分從意名塗自
甘棄屑斗筲之物而不敢為榮進之計者也莫非臣情
性戇愚涉世昧方淺慨頑忠之誠不善謀身之致皆
其自取尚誰咎哉云云

長鬐還後應教辭疏

積罪如臣身　恩因極論其罪犯萬戮猶輕　聖度
天大誅罰不加外補未幾內遷有　命致令瘴海垂
死之喘得蒙　仁天再生之惠絲谷之春死灰之燃未

是以喩此生成之大德則在臣分義固當感激趨承
糜粉是期而第臣命道甚窮釁尤疊出目下情勢不
止於前衘掛握而已則官職去就非所可論一縷伸暴
亦所不已而喉司不緣一例阻搪以致再違 嚴旨
罷止例勘臣方寸畏伏俟速惶預罪深不意 恩敍旋
降除旨又下臣於是益不勝驚悚震越莫省所喩臣
之前後負犯不翅每頃 崇班而至於前秋臣弟臣
寵秩特常之 命實有萬萬惶悚者前銜遞職未得其
詳而雖以擧業所出 聖教觀之以臣頃年一疏有
善退過伸禮而臣弟臣挽非有所係滯在然是則日

月之明猶有未燭(所)臣疏尚在焉可証也當初所陳不
過節目間事(則)原其本情豈有毫分週遏之意而且緣
辭未達意如勤　教批令文追　及於年久之後誨責
備至辭旨克嚴私心惶悚已無可言而臣亦　筵批飭
即臣少弱第以有所事臣實主張則假令臣第有罪
臣宜當之罰臣則便乃臣所爲而至今臣第猶負其
罪臣則自也義有所不能敢不得不摘實陳暴仰請
嚴誅伏乞　聖明亟賜勘處以靖私義以肅部署

刑曹參議辭疏

三殿進爵八域均慶臣以淳纖之蹤猥忝執事之末

出入深嚴之被觀　其儀臣之拵視自倍恒品不意陛
資之恩遇出格外　從及有秋曹佐貳之　命臣於是
賚不勝驚惶震ゝ越趄踧蹐徼命臣無以為得臣次
不敢冒昧承當況臣向日所坐非比尋常狀隱三司
之論相繫一日之責而誠意未格　處分非常之令
遽恩惶隕欲死一味悚蹙未敢以擬人自居中宵循
踦循例差等出不敢越承召命　大禮重慶係是曠
絕之典而整出冒當只伸蹈舞之忱不令何敢以當
緣幸會以罪為榮晏然肩　命以益其罪戾也哉仍
伏念臣以何人叨　恩罔極有罪雖赦而核案究典

無勞可紀而濫被 謬恩霈澤踰榮有各偏私於一
方臣心慄息已無可言而亦豈不有乖於 聖朝賞
罰之政耶臣雖 除拜之初旋即自列而未值高威
翁諒未徹仍當 遠清動駕之辰未敢以情約爲翁羅勉
冒出焉由於公義不獲已而到今要義實無燕恩踐據
之地伏乞 聖明俯諒愚懇亟收誤綬俾得歸免云云

江原監司辭職疏

伏以臣以無狀濫蒙洪造前後忝叨因非踰分居常惕惕
若隕淵谷乃者東藩 新命遽下於驕省直廬之中
驚惶震越莫省攸處形兼方岳之職責任寡鍇上以

欽承　盛德而宣布之下以統率群牧而照察之苟非
地望足而以鎮物才猷足以成務真足以膺一面之
寄者甚不可苟然冒據也決矣不議　殿下何所取
於賤臣焉被之以誤恩不少留難也伏況關東一方
其視八路所領州治之多雖不無所遜而其地磽瘠
民物凋弊疆理撫循之難反有甚於他道者加之以
饑荒薦臻歲額負未易雖使古所稱良二千石當之尚
患其難為則此豈庸鹵如臣所可堪勝也哉仍念臣
素本空疎年既遲暮疾病侵尋神識銷亡乎屢杜門
已絕驅馳之望不但臣之自知甚審抑亦同朝之所

共知也乃 殿下忘其瘢殘驟加拂拭畀之以藩維之重而責之以旬宣之事臣雖昏謬豈不知感激恩數思以犬馬之餘齒仰荅 天地之洪私而顧臣難冒之實狀如上所陳雖欲强策既疲之力少酬特達之知其道末由也人微職鉅姑置勿論辜恩僨事勢所必至此臣之所大懼也臣豈敢飾辭例讓以瀆聰聽也哉伏願 聖慈俯賜鑑諒亟許遞改以重名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辜蒙恩暇獲省先壠榮動桑梓感結幽明私

心銘鏤骨有其極已仰至情宜即反面强策病軀昨
還私次爲趑趄 誕彌之辰欲効華祝之誠伏聞頃日
大臣於 筵中有所陳達乃有銓官特推之 命前
席語秘雖未得其詳以朝紙所出觀之事係薦擬罰
及該堂則臣之惶蹙不安已無可言而臣雖蒙昧自
量則審今玆所叨非比他任當此彥林立之時決非
賤臣所可僥冒恭思累日刺擧無聞一疏陳懇未得
準請在臣道理固當力辭不避煩瀆必遂爲期而靜
攝之中瀆擾是懼黽勉冒出雖非獲已到今思之罪
增悚恧一小臣處義雖不足恤其朝家慎簡之道既知

其誤揆不思所以改正則亦豈不有乖於爲官擇人之義耶以公以私斷不可目仍冒據玆不得不申暴危懇仰瀆宸嚴伏乞聖明亟賜鐫免使私分獲安名器無玷不勝幸甚

以進上人参捧鐵事因內局草記有重推之命

辭職疏

伏以臣地望素輕衰疾已甚其不堪藩任之狀前已備陳於除拜初兩疏則伏想聖明亦已俯悉而過賜假借竟靳允許臣不敢終始撕捱黽勉冒當者非敢曰才分精力有足以堪承只自感激恩

數強策疲劣爲一分報效之盡雖是閑漫職事無敢
或忽則況於向　上一節關係如何而誠心所在致
愼自別毋論　物膳與　藥材每當期限加意另飭
累次封　進苟幸無事矣不意今者乃有參本揷鐵
之舉臣誠驚心隕越罔知攸措　御供事體何等重
大臣雖蒙昧若知人心之巧惡至於如此則剖見其
內豈難破奸而幷曝之誠貴賤無間鈇鉞之畏愚智
亦同唯彼參僧雖是賤流奉公惜身宜有彝性從前
所　供亦無此弊故臣實過於恃人暗於燭物其所
致察專在色品而剖破下奸慮未及到畢竟弄奸之

迹見露　和劑之際究厥情狀豈勝驚痛而臣既監
封初未發摘則論其買把無所逃罪且若不書邑号
一款各邑書填本以古規意亦有在故其所撿飭不
翅申嚴而一自信行以後蔘路绝乏每於看品黜退
之際輒有推移變換之事以致不書之邑間或有之
而臣又不能覺察則厥所坐同非臣罪懲後之道不
可不嚴此豈循例問備所可　勘處者耶伏乞亟削臣
職仍治臣罪以爲人臣不職者之戒爲當該守令及
蔘商營門審藥醫生等考律嚴處事臣方以此引罪
不暇則其不敢與議於同罪人擬律也明矣成　命

之下不得奉行尤增惶悚臣無任兢惶俟罪之至謹
昧死以 聞

以洪川流丐入城事因大臣陳達有重推之
命陳疏辭職

伏以臣猥以無似忝叨藩任年衰病痼觸事憒憒之早
晩顚沛勢所必至居常懍惕若隕淵谷頃日 御藥
一款實是前所未有至今追思惶隕罔措則宜不敢
以 聖恩之寬假有所自恕而迫於 嚴命冒當考
律只自席藁恭俟 處分又於此際因大臣陳達以
洪川民人行乞入城事有地方官先罷後拿道臣重

推之 命此亦臣一大罪案也洪川入於之次初無
設賑之事而猶尚如此道內失稔亦有尤甚則無籍
飢民散而之四方者恐不止洪川一民而已臣身為
道臣不能廣加賙恤使匹夫匹婦不獲其所則距心
之罪臣實自知而守令獨當重律臣則罰止 問備
揆諸法例宜無是理臣之情勢一倍危蹙其不可諉
已勘律曰仍冒據也明矣而目今殿最在前事體自
別以臣前後負犯決不可晏然封 啓期日已迫不
得擧行臣尤死罪一身私義雖不足恤公務稽滯實
所可念故玆不得不冒死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丞前臣職仍治臣罪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俟
罪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以病衰殘疏

伏以臣年紀既衰疾病寖深筋力精神轉益消亡則
見叨之任實非所堪而特以疾狀不至沉頓事務不
甚繁劇故感戴　恩榮殫竭心力雖有可言之病難安
之情而不計顛沛一意勉強唯以一分報效為心不
意宿患痰火之症乘虛陡發已衰之氣不能抵敵積
痒之祟扶勢交攻臨事火升則頭目眩暈知識迷昏
受風痰作則咳喘如如鋸呼吸難通此其主疾最所

危急者而其他廢啜失寢視聽不利等症俱係難醫
故以此形骸匀脫神氣綿綴凡百酬應不能自力將
使布政之所便作養病之坊則其不可一日尸居也
決矣而且於此際因大臣陳達乃有尹光顔拿問之
舉雖曰私書既已現發於鞫坐至請其罪則在臣處
義有不容泯嘿而以此陳疏亦涉呶呶並與目下病
情而未敢遽暴矣今其供辭異於私書而亦有所可
辯者光顔於容冬差負歸路歷入臣營以隣官事拚
護臣所不知之說而有若訟卞語無倫脊故臣以公
堂事體略治其吏及其謝過慰勉而送則此何近似

於驅迫扶抑而其所為言乃如是耶不但此事當其
考績行查之際亦有見過之端則謗所謂橋下叱倅
猶或可也而乃於　淑問之下敢以不成說之言肆
然粧撰無所顧忌則私書詈辱特其餘事尚何可論
於上下官體貌耶第念臣於政令之間舉措得宜人
心悅服則豈有如此無前之駭舉至發於筐下耶此
亦可見臣不職之一端則雖微疾恙不可以其言之
可駭有所自解而况今病勢近益沉篤決非時月間
所可責效則區區情病雖不足恤莫重藩務有不可
一任其曠廢矣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特許鐫遞俾

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右曹參議簽訴 [illegible]以不住[illegible]有提舁之命繼
[illegible]內室紀末蒙放叙用後有騎省之除

伏以臣根以[illegible]以謬當役章奏之帥因自料而
不意 聖上曲加容察內地備紀院出寵典來蒙
擢陞 特宥繼文有[illegible]收叙之 命臣以何人荐
蒙 聖恩若是其優渥 卯無貌銘錫雖旦隕結臣
驕者佐貳之 命還下職伏省[illegible]之際驚惶震越
[illegible]精貞位 本朝[illegible]之展一[illegible]
迫於[illegible]臣[illegible]地

非汝閑司汝非老矣如臣所可尚冒今反復思之寵賓
無禮恩寵擢擢勢若不可不在磬辭籲於 聖明之
下伏乞 俯納辭緣亟許鐫免以詞私義不勝幸甚

大司成辭免疏

伏以臣猥以無似濫蒙洪造歷試內外伎倆止此而
每荷覆燾之 恩惟懷塵露之報凡有 除旨苟可
以勉强自效者未嘗不奔趍膺 命迺者國子新
除出於千萬意想之外臣聞 命驚惶不知所以措
躬也竊伏惟念臣學識素蔑衰病轉深前後所叨累
玷清選則已不勝其踰分之愧而至於師儒之長地

望尤別虞廷教胄之責周禮成均之任蓋在於是茍
非德望足以矜式多士詞學足以模楷一世則莫宜
居之不識　聖明何所取於賤臣而乃有此誤恩歟
矧今　聖化雖躋摯隆士趨猶未純正禮義相先之
風罔聞菁莪教育之美未暢此時此任尤宜遴選實
非魯莽如臣衰邁如臣者所可濫膺而冒據也決矣
適值會講開場之日乃有試望辟召之舉辭章見阻
試事已迫黽勉冒出雖出於不獲已因仍盤礴義所
不敢則試場既罷之後即臣自處之所而且臣素患
痰癖之症越添於累日考講之餘胷膈頓塞飲啖全

瘦肢節攤援神精迷瞀日今疾形實無時月間起動
之勢而今此　謁聖大禮期日已迫泮宮凡務之所
當先期整飭及時奉行者鞅掌叢脞管攝無人尚不
及今變通實有誤事之慮伏乞　睿明俯垂矜諒亟
賜遴改回授可堪之人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禮曹參議翁訪

伏以天祐宗祊　王世孫患候平復丹禮不遠臣民共
抃竊有甚極仍念耟既衰耄病且淹痼奔趨仕職已
無甚裨不意去曹佐貳之命遽下杜門屛蟄之中臣
誠驚惶震越罔所措在要義用當踏蹠趨承而

前春所遭非比尋常責之言諄諄責峻賜約難傳束甚急
擬暴未暇之追因莫省其由臣本孫晴老簽逼練
今昧驕矜不戒官箴竟致狼狽尚誰尤哉常思翔伸
之遭彈劾疏為羞恥則今不能復提前事與之嗽之而
羞其人之義其不可以事在既往有所放保也況乎敝臣
情地實無冒出之勢雖今此 陵侵期日且迫殊非青
通籍出之義雖或不隨牌來詣陳章徑歸 伏乞
禹仍並削臣職仍治臣罪以存事議以便公私 不勝幸甚

回啓 該曹白翁啓

伏以臣衰耗日甚症病日痼凡係閑職□□蓋不還今

此所用即是十五年前所患疾發其時精力不比
今日而尚能堪勝以致於邇今尚有一毫可施之望
而特從意外 恩點既甚惶感無端逮召亦所不敢
以是勉冒出肅伸分義前頭追惟筋力是視日昨
大朝入侍退出之後失汗過多脫着失宜重患疾症
挾感越添頑疾寒背酸嗟今却寒熱迭作神氣迷瞀
肢節攣拘喘息促急其他危症敗形難以毛舉而常
臣以病源旣深乘虛極發動經旬月一身危苦始
長無論當此院中多事之日僅卧直廬引疾曠職尤
所惶悶茲敢疾聲呼籲於 離明之下伏乞亟許鐫

冀俾得安意偃息以延殘喘不勝幸甚

加資後因義禁[illegible]

伏以臣姿本庸魯年且衰耗從前踐歷已踰涯分而
絲毫無補罪戾徒積居常懍惕若隕淵谷乃者 魂
宮都監書啓之下以臣之銘旌書寫至有加資之
命臣誠惶隕震越靡所容措當 國家哀變之際共
役於執事之末分所當然而勞無可紀則到今賞
典非所與議矧茲 命德之崇秩詎合冗卬之賤品耶
臣方以此栖徨蹙伏深增悚悶意外 除命又下此
際雖使宿病無故者當之金吾議讞固非衰病所可

堪承今日處義不敢自居以　新授資級則官職去
就尤無可論伏乞　睿明亟收　恩典仍鐫職名以
重名器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開城留守辭疏

伏以臣姿本庸魯年又衰邁歷試內外無績可紀居
常媿懼若隕淵谷猥蒙我　大朝剪拂之恩擢置亞
卿之列授以佐貳之職感激恩數黽勉承膺而尚難
稱塞徒切兢惶迺於千萬意外伏承舊都居留之命
臣誠驚惶震越莫省攸措其所爲任處地自別責務
且重出專保釐入與訏謨則苟非望宗具隆才猷兼

備者莫宜居之碩臣以樗櫟散材迫桑榆暮景已試
之効幾同既傯之力難強而含 恩戀德未忍便訣
隨行逐隊猶患不逮則矧今新 除尤萬不近似揣
量才分彌切負乘之戒臣雖欲強策犬馬之賤小酬
天地之造其乃累 聖簡而畜朝廷何哉反復思惟實
無堪承之望玆不得不畢暴衷懇冒瀆 睿聽伏乞
离明俯垂諒察將臣職名亟賜鐫改俾重務毋曠微分
粗安不勝幸甚

仍任以前職

伏以皇穹默誘 聖心亟回歲鑰隨開景命維新斯

誠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歡欣鼓舞動植惟均伏
況我　邸下多日焦遑之餘　睿情慶幸曷有其極
念臣受　恩寔渥負罪甚重意　闕馳神未效罔陵
之祝席藁訟愆恭俟鈇鉞之誅不意　聖度天大威
罰不加譴罷未幾　恩叙遽下繼又有本職仍授之
命臣是何人以罪為榮蒙被　恩眷若是其洊疊耶
臣自叨見任汔未半載衰病侵尋己不勝其瘝曠之
懼而或遷或罷再　勤仍舊之教有若居留之任非
臣莫可者然在臣今義固當感激殊私竭力奉承之
不暇而第臣所坐非比尋常孽乃自作理無可逭則

臣安敢以蕩滌為幸而不思所以自覈之道耶臣於
頃日伏聞　大朝有非常之舉驚惶震迫不計顛仆
達夜疾驅曉抵都門則　鑾駕還宮　朝叅有命臣
民喜幸何可勝量急於造朝扶死入叅只幸耿光
之獲近渾忘疾病之在身竟日風寒喫着失宜以致
還次後終宵昏窒人鬼莫分伊日備堂入侍之命
便同一初有非臣子言病之時而不幸疾劇竟未趍
造論其負犯迹涉慢褻律以邦憲罪在罔赦則其不
可以時日之稍間譴罰之薄施有所自恕晏然仍冒
也決矣且臣所患諸症轉益沉痼精力消減神識迷

瞀雖欲貪榮强疾復理公務其勢末由目今情病實無一分堪勝之望玆敢畢暴危懇仰瀆　睿聽伏乞離明俯垂矜察亟許鐫改俾免公私兩妨之患不勝幸甚

掃墳請由疏

日月遄邁懿昭魂宮小祥奄過仰惟　大朝鍾情之悲　邸下止慈之痛益復如新區區憂慮之忱何可勝喻因念臣父母墳山在於忠清道清州地曠闕展省已過累年其間匪分陞資見職除拜宜卽榮掃而至今未就此雖由於公私事故之有所未遑其不孝

無狀之罪無以自逃而且 臣 於前月慘遭獨子之喪
摧傷感甚死亡無日欲趂一息未泯之前以為受暇
徃省之計茲敢援引前例冒死哀籲伏乞 睿慈曲
垂矜憫許其徃来俾伸人子至情不勝大願

辭職疏

伏以保障居留職責不輕實非如臣老病所可僥冒
居常懔惕若隕淵谷一自赴任以来適值 國家多
事冒寒疾驅非止一再仍以添病幸免委頓不意逆
理之慽更添鍾情之痛轉輾沉淹仍成毒痢出血無
筭真元大脫食路全塞粥飲亦廢首尾數朔人鬼未

分凡百事務自不能酬應省掃　恩暇亦未免停廢
公私憂悶已無可言請急丐免之意不翅如瘦人之
不忘起而病思昏彌數行文字亦未能自辦今始露
章乞解愈增罪戾且臣伏聞　大朝於頃日　筵中提
及往事迺有臣子所不忍聞之　敎前席語秘雖未
得其詳而五情震越直欲求死而不可得矣曾已陳
疏有所仰暴則伏想　聖明庶或俯燭而只緣誠未上
孚辭不達意復承　嚴敎於年久之後在臣分義其
不敢以誅罰之不加晏然在職也决矣以病以情萬
無因仍蹲冒之勢伏乞　离明俯諒危懇削臣之職

治臣之罪以嚴 邦憲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掃墳受由

伏以臣之父母墳山在於忠清道清州地不得往省
今過四年霜露之感已無可言而不孝之罪亦無所
逃春間請由幸蒙 允許積年曠廢之誠庶可以少
伸而不幸無妄之疾猝發於臨行四朔沉淹才得少
甦欲乘此病間時為省墓計而前所受由今不可仍
施玆敢不避煩瀆援例申籲伏乞 离明俯諒血懇
依前 賜暇俾伸至情不勝幸甚

清野西面邑山人金書夏賢 無傳亂向